

天元四十载 华以刚

对于人生来说,40的重要性不容置疑。我们一生的工作年头在40年左右,匡算从20岁开始参加工作至60岁退休,不难得出这个约数。这里说的是大多数情况,当然不能一概而论。例如运动员从小参加训练,全红婵工龄显然不能从20岁算起。我本人16岁进国家队,工资关系、党团关系甚至户口都从上海调到北京,又因执行全国政协委员“退职不退休”的规定,64岁才退休,工龄超过40年。也有不少科学界、医学界等特殊人才需要持有博士、硕士学历才能上岗工作,如果也按60岁退休,工龄就大大少于40年了。而人生40岁又被约定俗成为年富力强的代名词,孔子则将其表述为“不惑”。40年、40岁还具有唯一性,没有人可以有第二个。

岁月如梭,中国围棋天元赛转眼四十载,进入不惑之年。特别值得回忆、值得总结、值得庆祝。回想1987年早春,新民晚报的先遣队赶到国家围棋队,探索创办一个全新的新闻棋赛时,没有人预见到,天元

好巧不巧,农历春节前,女儿晴晴顺产。

春节与产房,都是诞生希望和未来的地方。女儿婚后,小两口征求我们意见:急着抱外孙或外孙女不? 我俩表示,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。我跟了一句,只补位子搭把手,不越位扯旗子。

女儿顺利生产后,向她远在北美的小姨报喜,那头询问是公主还是王子哪。当告诉她是个“小崽崽”时,她“哦”了一声,道:“既没花头,一件T恤衫和牛仔裤就搞定的事。”电话里相互戏谑,说现在只能等同黑白电视将就,简装“素”裹。

为敲定月子中心,我们也跑断了腿。大多数会所的婴儿洗澡间都在母子套房内,只有静安寺附近有一家月子中心是“大浴场”,到点时由育嫂抱着各房“宝宝”一块沐浴。我问:很多“宝宝”一起嬉水,岂不壮观? 阿姨讲,当然,这热闹场景外面绝对看不到,一个个“蜡烛包”抱进来,然后咿呀呀声起,水花四溅扑腾,相当于在四川雅安熊猫基地看熊猫,一群一群地展现,一次看个爽。我笑问,你是四川人? 她说我雅安的,在基地工作过,天天抱熊猫,抱“国宝”晒太阳,以后你的外孙我来抱,那什么待遇呀! 这四川嬢嬢会说。

“孝子文化”的“孝”今日已化作动词解。爱心向下,关心下一代。从人伦角度讲,向下就是向希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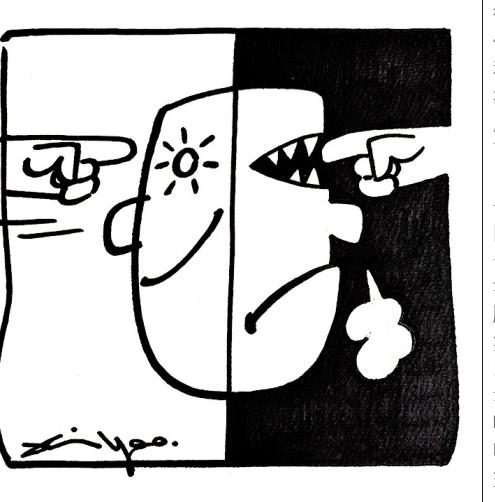
为了向下“孝子”,女儿很早就去上育婴课。她说现在是有证育儿师了,有资格从业“上岗”。她还“向上”对我进行“孝孙”教育,你以后和“崽崽”对话,不要认为他听不懂就信口开河瞎讲八讲。一定要眼睛看着他讲话,不要说“你、我、他”这些抽象代词,要具象地说“宝宝”“外公外婆”“爷爷奶奶”“爸爸妈妈”这些名词。同时,她还规定,以后外婆用上海话和他对话,老公用普通话与他沟通,要我用四川方言让他明白什么叫“抵拢倒拐”。至于她本人则用伦敦腔英语训练“崽崽”的发音。我说,这不累死他啊? 不会,语言习惯从小培养,从游戏中激发训练婴儿的语言天赋,轻松有效。

其实,于我而言,对下一代,只求身体好,吃好,玩好,大家一起开心就好。他的初啼,于我乃天籁之音。

学医的女婿有才,悄悄拟好名字:范一鸿。问我可否? 我眼一扫,形音俱佳,过! 女儿接过话头,他小名叫“红包”。大家闻言齐声喊喜:春节到,发“红包”啰!

七夕会

采光、通明、达气、观景,这是窗的作用,它与人的视觉是直接相关的,甚至还能沟通五官感觉,进入到内心里。大千世界中,“窗”是一个寻觅诗境的最佳观察点。杜甫《绝句》曰:“两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。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。”这小小的“窗”中,包含了历史感和人生观。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面对纠错:智者乐见,愚者生厌。

队雪中送炭。令人难忘的是,先遣队提出的方案之中,参赛的总人数、编排种子的预先设定、奖金的数额等几项有不同意见。我认为,围棋界当前增加赛事是刚需,新民晚报先遣队推出新闻棋赛,解燃眉之急,这是大道理。其具体方案有瑕疵,当然需要改进,这需要一个过程。而首先让赛事出台是最重

要的。当时,我担任国家围棋队领队还不到半年,羽翼未丰。总教练聂卫平需要参赛,不便多发言。大家的怨气不便向客人发泄,我就有幸成为出气筒,但我心中没鬼,反而乐在其中。在此后的天元赛中,组委会知错就改,从善如流,还尽早纳入了等级分体系。第一届的风波趋于平息后,天元赛踏入了平顺的发展大道。

1987年2月25日这是一个吉祥的日子值得纪念,这是天元赛的生日,从此中国围棋界诞生了第一个新闻棋赛,在漫长的中国围棋史上留下了精彩华丽

的篇章。对于合作方新民晚报而言,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直接参与体育事业,也应是报业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。一年之后,人民日报于1988年仿效天元赛,推出了中国围棋名人赛。好事贵在持之以恒。40年来,天元赛坚持每年一届,连新冠疫情期间都没有停办! 天元赛无愧于办赛最早、赛龄最长的新闻棋赛。

从2000年开始,第14届天元赛正式冠名同里杯。中国棋院、新民晚报、同里镇三方由此开始携手合作。同里是苏南千年古镇,于2010年被评为5A级景区。2014年在古镇南口建成了同里天元文化苑,这是为天元赛量身定制的江南庭院,从此天元赛连赛场都固定下来。同里杯天元赛名声更响亮,根基更牢固。2024年3月,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文,要求有关运动项目管理中心、有关全国性体育社会组织要结合实际,要清单式列出可参与

时,每当我过了腊八,就要将过年所用的“四大金刚”备好待用。所谓“四大金刚”,就是一只超大的钢精锅,一只祖传石捣臼,一只黝黑的石磨和一只铝汤勺。

钢精锅第一个加入了过年的行列。煮肉的浓汤被一勺一勺地灌入锅内后,钢精锅就被移至后弄堂的搁板上。夜里西北风一阵阵刮着,早上掀开锅盖,锅里汤水表层都泛着一层白色固体。母亲的脸上就堆起了放心的笑容。锅内的汤汁越来越满,过年一大半准备就已落实了。大年三十全家年夜饭的火锅底汤无限畅喝,春节几天炒菜所用高汤,保证供应。

四大金刚中,第二个出场的一般是石捣臼。石捣臼的任务是

有没有觉得,人生越往后走,拐入的街巷面目越发雷同起来。或者说,是我们自己的心意不再东张西望,而甘于一种固化带来的踏实与可控感。飘着,悬浮着,年轻时是桀骜,年老了则成为一种虚妄。人,大概总是要落下来的,落到地面上的。

所以,我们长出了这般面目——去相同的咖啡馆买同一款咖啡,去同一家面馆点同一种浇头面,与同一种人相濡以沫,与另一种人相忘江湖……也因此,当看到有人能够脱离意料之中的轨迹,不那么“脚踏实地”,便时常带着优越感去评判,以其物质生活的欠缺为自己的庆幸,以其精神世界的脱轨为自己的唏嘘。但真的一丝一毫也不羡慕吗? 羡慕这种任性、这种偏离,以及完成这种任性和偏离的勇气?

意大利作家埃莱娜·费兰特在凭借《那不勒斯四部曲》“大杀四方”之前,曾发表《暗处的女儿》。那是2006年了,人出名了就要被“考古”,那些暗处的作品也见了天日。在成书15年之后,同名电影《暗处的女儿》上线。《暗处的女儿》中,已可以窥见费兰特直接甚至粗粝的,拥有穿透性力量感的文字,并且一如既往,去探讨、审视、观照,社会群体中温柔的、坚韧的、被捆绑的、被限定的女性。撇开《暗处的女儿》的主线,倒是中年离异的高知学者勒达的一段往事让人咂摸。她在看上去死水微澜,但也没有多么糟糕的家庭生活中,抛下两个年幼的女儿,缺席了她们三年的成长……我们很少讨论自私冷漠的反常母亲,一个脱轨的母亲。也不是不爱,也不是有远大的梦想要去独自追逐,大概只是觉得那一刻被扼住了喉颈,喘不过气来……我们中的很多人,也常常被这种感受包裹,不同的是,我们该

喊几声,深吸一口气,然后回到厨房间。关于脱离轨道,特别是女性的脱轨,似乎是许多文艺作品的灵感。是的,男性的脱轨又有什么好写好看的? 从古至今,他们的天性似乎就是脱轨,天经地义的“家国天下”,恣意人生。

这几天听到一则消息,叫人不敢相信。高中时曾短暂同桌的A,印象中那么怯懦,那么谨慎,那么没有存在感的她,“抛”下小学五年级和三年级的两个孩子,要去浪迹天涯了。还记得那时不那么善良的自己总会问她:“你的头发为什么一直这么油?”她脸便唰的一下涨得通红。在我脑海里,与她名字相连的,便一直都是这张红色痘痘点缀得通红的脸。我问另一个同学要来她的微信,一觉醒来才看到她通过了好友申请,她正在秘鲁。孩子不要啦? 工作不干啦? “这么多年了,你还是那么直接。”这一次我是友善的,但A显然已经成长。她说很早就生出这个念头,但迟迟未付诸行动,且再不行动便感觉就要永远搁浅。当然,她的“脱轨”也是约法三章的。六个月,一个人,整个世界。然后,回家!

比起这场旅行的其他条件与担负,最难的大概就是离开本身这个动作了。人,首先该为个体的自己而活。这是普遍的认知,但我们却在社会关系的生发与纠缠中,被缚了,被束了,被拿捏了。脱轨或许过于“一步登天”,“出走”也并不是每个人的向往,但我们可以先从“离开”开始。离开,其实可以有更广阔的引申——拔出“泥足”,离开职场中的烂人,离开精神层的负面情绪,离开道德上的绑架。

又或许,可以从出离自己固化的形象开始,去剪一个想了很久但怕不好看的新发型。没什么大不了的,哪怕尝试失败,最多几个月,又是一个“美女”。

“体育赛事进景区、进街区、进商圈”活动的具体方案。上级文件的精神,是对同里杯多年实践的明确肯定,使我们备受鼓舞。我们三方已经先走一步,积累了若干经验,同里杯天元赛底气更足,发展前景必将更加美好。

上个月,“棋圣”聂卫平走了,巨星陨落,围棋界遭受巨大损失。此处谨借聂卫平的妙语作为对他的纪念:“新民晚报就是围棋人的家,是中国围棋的铁

哥们”。聂卫平和赵超构、束初秋、丁法章、金福安等老人均有忘年之交。老领导们对于聂卫平的心和支持,不仅是对其个人,更是对围棋事业,对天元赛的关心和支持。聂卫平直接夸奖同里杯天元赛的语言虽然不多,却是用脚投票。只要日程允许,他就会来同里观战。

2016年适逢天元赛举办30届,聂卫平致辞掷地有声:“天元赛现在是30多年,我相信翻一番,问题不



形成一块薄薄的蛋皮,随即放入肉糜,用筷子把一半的蛋皮轻轻覆盖到另一边,稍按片刻,一只蛋饺就做成了。

春节期间,轮番接待各批客人,每当客人称赞菜肴鲜美、汤团甜糯时,母亲总是笑得合不拢嘴。

随着钢精锅里最后一碗高汤和着碧绿的菠菜被端上餐桌,绿瓷缸里最后一团糯米粉被煎成“猪油皮子”,日子已到正月十五,年又在出发的路上了!

“四大金刚”中的“巨无霸”、石捣臼、石磨又被藏身于各个角落之中,开始了新的等待。只有回到筷笼的铝汤勺,在舀菜汤、萝卜汤的日常中,常常回味起蛋饺等鱼肉菜肴的美味。

过年的“四大金刚”

任炽越

将炒熟的黑芝麻研磨成很细很细的粉末。母亲是浙江鄞州区人,对汤团的制作格外用心。只见母亲用一只大瓷盆,分几次将芝麻细末和猪板油、绵白糖,放在一起,

然后将一团团黑中呈灰色的馅子,盛放在家里白瓷红花的狮子瓷罐里待用。

黝黑的石磨,用现在的话来说是“外援”,每年都是从母亲小姐妹处借来的。根据母亲的安排,我们两儿两女组成两组,轮流上阵。女儿负责舀磨,儿子负责

推磨。几个小时后,当我们都腰酸背痛时,水磨粉终于磨好了。白色的糯米浆液被倒入一只绿瓷缸后,母亲又舀满一小袋糯米浆水,吊在一根木棍上。一夜过后,袋子里的湿粉团,是包宁波猪油汤团的粉块。

当四大金刚中的老四铝汤勺,被从筷笼里拿下来时,已经到小年夜了。摊蛋饺的活儿是我从母亲那儿“争取”来的,因为在摊的过程中,能尝到美味的“破蛋饺”解馋。我先用一块生猪油,在汤勺四周一抹,舀入一调羹蛋液,然后转动汤勺,让蛋液均匀铺开,

病中惊坐起,暗风吹雨入寒窗”(《闻乐天授江州司马》)之句。在《红楼梦》中,林黛玉的《秋窗风雨夕》云:“寒烟小院转萧条,疏竹虚窗时滴沥。不知风雨几时休,已教泪洒窗纱湿。”她诉说自己的满腔愁情。

“窗中列远岫,庭际俯乔林。”诗人往往借窗口这一有限的空间,展示出无限的意象空间,构成“无心画”的诗歌境

界。现代诗人从中受到启发,展示这种特殊的魅力,比如之下之琳的《断章》:“你在桥上看风景/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/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/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”通过窗户将思想延伸,让心灵飞翔。当我闲居书室之际,常常向往《道德经》中说的那种境界:“不出户,知天下;不窥牖,见天道。”

开窗放入大江来

怀谷

古往今来,描述窗的诗句比比皆是。更奇妙的是还有第六感呢,唐朝诗人元稹闻知好友白居易遭贬,倾情吟出“垂死

24小时读者服务热线

962555

本报零售价

每份1.00元

